

評《大江大海 1949》(3) 戰爭扭曲人性，埋沒人權，幾乎將人類退化成爲野獸

黃志涵



《大江大海 1949》成爲非常熱門和牽動海內外華人情意的暢銷書，自有其獨特之處。龍應台張開逾六十年的歷史巨網，根據所網羅的百餘名中外人物，譜出中國人「無力、無助、無奈和無望的流離圖」。此圖令讀者最震撼的有兩點：

(一) 戰爭爆發時，人命如草芥，更遑論民主、自由、和人權。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侵華戰爭，八年抗戰，中國軍民死亡人數以千萬計。繼而爆發的四年國共內戰，雙方軍民死亡數字又達數百萬。這十二年中，中國竟然死了超過二千萬人。如果以當年抗日戰爭口號所說的中國有四億五千萬同胞計算，每一千人之中，死去五十五人，其慘酷情況，是中外古今歷史所無。至於軍民受傷數字則不詳，當然比死亡數字更高。

所以，在這種慘酷日子中，平民百姓的尊嚴和人權根本無從說起，戰爭的禍害又豈止人命的損失？它扭曲人性，埋沒人權，幾乎將人類退化成爲野獸。《大江大海 1949》散發著鮮明濃烈的反戰氣氛，不只爲中國人反戰，也爲日、韓、英、法、德、俄、美、加、澳各國人民反戰。

(二) 台灣民眾經過五十年日本殖民統治後，剛剛回歸中國，才四年便趕上 1949 年。日本於 1945 年投降時，台灣民眾「究竟是戰敗者，還是戰勝者？」這是龍應台提出的一個尖銳問題。她說：「作家黃春明說，天皇宣佈日本戰敗的那一天，他的祖父興高采烈，覺得解放了，他的父親，垂頭喪氣，覺得淪陷了，十歲的宜蘭孩子黃春明，睜大了眼睛看」(P.254)

不錯，台灣民眾處在一個很矛盾的歷史狹縫中。對於「日本戰敗投降，台灣回歸中國，這一件影響民生和政治前途的大事，有著微妙的反應。」 1945 年十月，國民黨第七十軍從寧波乘坐美國軍艦抵達基隆，代表中國政府接收台灣省時，大部份台灣民眾仍抱著陌生的歡迎心態，在港口迎接第七十軍，可惜很多民眾都被第七十軍的形象嚇呆了，作家吳濁流描述說：『祖國的軍隊終於來了……隊伍連續的走了好久，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傘……有的挑著鐵鍋、食器或舖蓋等，好像台灣戲班換場所時的行列，令她內心非常難受……』 (P.272)

其後成爲台獨運動領袖之一的彭明敏，當時剛剛也在基隆港，他所得的印象更差：「一路上我們看到一群穿著襤襠的骯髒人們，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是台灣人，那些就是中國兵。……以抓丁拉來的中國兵，無異於竊賊，他們一下了船便立即成爲一群流氓。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」。因此在台灣的主流論述中，多年來已將第七十軍定型爲「流氓軍」和「叫化子軍」。

龍應台爲他們叫屈，五十多年後，她終於尋訪到現時仍居住在台北的一位第七十軍士兵。他理直氣壯地說：「對，我們是叫化子軍。但是，你有沒有想過，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，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？你知不知道，我們從寧波出發前，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？」(P.283)

隨著第七十軍抵台灣後一個多月，六十軍在高雄登岸，可惜情況和七十軍一般地使歡迎他們的台灣民眾失望和憤慨，彭明敏的父親以「高雄歡迎委員會主任」的身份組織群眾在高雄碼頭列隊歡迎。可是，回家後他對兒子說「如果旁邊有頭地穴，我早已鑽入了。」他爲國軍的無秩序和缺乏紀律而羞愧和傷心。

一開始，台灣民眾對抵台國軍的印象便如此差劣，加上部份國民黨官員既以接收者的心態「君

臨」台灣，又腐敗、貪污、和敵視民眾，所以接收台灣一年多後，便發生令台灣民眾蒙受極大傷害的「二二八」事件，台灣南部不少人民無辜被捕、被囚、被通緝、和被殺，形成國民黨和台灣本土民眾一個經四十多年仍無法彌補的大裂痕。這裂痕和伴隨的深刻傷痛，也為其後的台灣獨立運動提供了有力的理據和巨大的原動力。

歷史狹縫中的台灣青年，被捲進矛盾的苦難中。1945 年之前，很多被誘騙加入日軍擔當士兵的僕役。日本投降後，竟然和日本高級軍官一同被盟軍軍事法庭處死刑。1945 年很多台灣青年又被國軍第七十和第六十二軍誘騙加入「有飯食、有書讀、有訓練」的軍隊，在台訓練不足四個月，便被送往中國東北戰場，參加慘烈的遼瀋大戰，無數戰死。少部份被共產黨解放軍俘虜，轉眼又成為解放軍，從此便和台灣的家人斷絕音訊三十年多。他們在中國大陸結婚生子，成家立戶後，仍然念念不忘台灣的故鄉，直至成為八十多歲老人後，才有機會重回台灣的家。龍應台在台東卑南鄉探訪了兩位親身經歷這種悲慘遭遇的老兵：

龍：「1945 年你們卑南鄉村子一起去當國軍的有二十人，其他十八人後來呢？」

老兵：「大部份戰死或病死在大陸。過五十年，回到台東鄉的只有三個人。」

龍：「在大陸五十年，都結婚生子，落地生根了，為什麼還想回來台東？」

老兵：「就是想家。」異口同聲的答案。「也有想念河南的家，孩子在那邊。」

龍：「回頭看你整個人生，你覺得最悲慘的是那一個時刻？」

老兵：「就是在高雄港，船要開出的時候。」



台灣民眾在動盪時代的「無助、無力、和無奈」盡在這兩位台東老兵的直率對話中顯露無遺。

龍應台在著作《大江大海 1949》時，其實只用了所搜集資料的一小部份，也許待她休息到心緒平復後，還會繼續撰寫中國現代史的其他好書，幫助年青一代的中國人，認識自己的國土和文化。